



22.63.12
5
3.12

十

特別
^21
2772
12



門 21  
號 2772  
卷 12

飛龍傳

第四十二回

世宗進位續東宮

詩曰

尚論古治慕淵源。

刑措政勤邦有道。

皆由甄拔多才俊。

任是君王懷隱憾。

話說陶龍聽了匡胤之言。要把妹子三春配與鄭恩。

為室。心有所嫌。未敢應允。及聞是柴王契友。日後自

太祖非罪縛金鑾。

德禮同風體自然。

民和化淳俗無頑。

果賴旁求盡聖賢。

一青豈可掩高彥。

第四十二回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升音全傳  
有王爵榮身。因又動了富貴之念。便往裏面去說。那鄭恩坐在席上。見匡胤做媒。把三春與他心中。又羞又怕。不好明言。只把眼兒望了匡胤。亂丟頭兒。不住的搖。無非是個不要的意思。匡胤已會其意。走至跟前。叫道。三弟。你莫嫌三春貌醜。看他廣讀兵書。愛習武藝。有此丈夫襟懷。誠婦女之中所難遇也。今日賢弟與他聯姻。日後助益亦復不少。愚兄依理而行。決無遺害。鄭恩聽說。不敢多言。只得垂頭閉口而已。正是。

懼他年富力強。

怎敢婦隨夫唱。

不說前廳之事。且說陶龍走進房中。三春見了。即忙迎接坐定。便問哥哥進來。又有何事。陶龍道。愚兄有一至緊之言。所以特來商議。不知賢妹可允許麼。三春道。哥哥有甚言語。即當告我。事固當行。小妹再無不從之理。陶龍道。愚兄想男大須婚。女大當嫁。古來大禮。自父母去世。止有我與你三個一體同胞。愚兄每每與你尋其佳偶。皆非門當戶對之人。因此心下常懷不置。不期前廳趙公子說起。欲與你作伐。愚兄想此婚姻大事。終身所係。不好端主。故來與賢妹相商。三春道。不知誰家之子。陶龍道。說起來。賢妹莫要

煩惱這相對的孰是公子之友。名叫鄭恩。在瓜園會過賢妹。必知其人。那陶三春。命有王妃之福。該與鄭恩爲妻。自然暗中挽合。湊聚機緣。他聽了此言。並不惱怒。說道：趙公子要將鄭恩配我。哥哥看來可允不可允。必然先有主意。陶龍道：愚兄也曾說過。這門親不好相聯。怎奈趙公子甚多委婉。說鄭恩也是世之好漢。關西都已聞名。又與禪州柴于歲患難相交。日後柴王卽位。鄭恩穩取封王。故此趙公子方纔開口與賢妹作伐。賢妹卽宜酌量。當允當辭。決計定了。愚兄便去回覆三春聽罷。心中打量了一回。卽便微微

冷笑說道：哥哥此事乃前定之緣。小妹也不好強得。但趙公子既要作伐。又是哥哥諒已心肯。小妹安敢執拗。自誤終身。但有一說。哥哥當與趙公子言定。他若依得。小妹自然也依。陶龍忙問道：賢妹有甚言語待愚兄去說。看是如何。三春道：哥哥你去對趙公子說。這親事允便允了。但我陶三春在家等待。只以三年爲期。這三年之內。鄭恩若有了王位。便來娶我。若無王位。叫他不必來娶。今日當面說過。務要言須應。日後自無他說了。陶龍應諾出來。將三春之言對匡胤說了。匡胤大加稱賞。道：好个有志的烈女。果然

才高識透他日福氣不可限量也。遂向腰間將碧玉鴛鴦玦摘下一個來。遞與陶龍道：這是我兄弟鄭恩的定禮。賢東權且收下。日後我兄弟若得身榮，便如令妹之約。當來迎娶，不誤也。陶龍致謝收訖，復整佳餚，重添美醞，賓主歡懷，飲至天晚而徹。匡胤起身辭謝。陶龍兄弟苦留不住，只得叫人備了一匹馬，送與鄭恩坐騎。四位貴人慌忙下了廳，出了庄門，一齊上馬。陶龍道：公子前途保重。此去諸位若得榮身，望公子勿忘今日之約，使舍妹遺恨白頭也。匡胤道：賢東不必掛懷。此事各係名節，在下既已爲媒，豈有相負

之理。就此奉別，勿致多勞。說罷，兩下各各珍重而別。有詩爲証：

偶因無事覓河漿，

誤被嚙涎起禍殃。

幸有天公施作合，

一言能決百年良。

且說匡胤兄弟四人策馬投東，走有二十餘里，到了營盤，下馬進帳，已是初更以外。匡義與趙普全來相問。匡胤把前事數一數二的說了一遍。匡義上前拉住了鄭恩，道：恭喜哥哥，定下親事了。倘日後成親之夜，上牀時可仔細隄防。嫂嫂拳頭利害，莫要再去領情。張光遠道：不妨。嫂嫂極是有涵養的。若見了哥哥

這等美貌。又是溫柔。偎倚已是不及。怎肯再下毒手。眾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得鄭恩滿面羞慚。道：多是二哥幹的。反事。樂子那有這樣心。眾人說說笑笑。直到三更方纔安歇。一宵晚景休提。次日柴娘娘車駕起行。柴榮領軍簇擁在前。趙匡胤同了眾兄弟。與韓素梅母子在後而行。正是有話即長。無話便短。行了多日。看看離東京不遠。探馬報進朝中。早有文武官員出城迎接。跪在道傍。口稱娘娘。臣等特來接駕。願娘娘千歲。柴后在車中口傳懿旨。道：卿等免禮。平身。文武官員謝恩已畢。起來站立兩邊。柴后的車駕進了

取門過子正陽門來。至五鳳門外。換了內侍推輦。只。有柴榮跟隨進宮。那司禮監在前引路。穿過分宮樓。至更衣殿。柴后方纔下輦。早見掌印太監前來叩見。手捧着八般服物。又有宮娥彩女齊來伏侍。登時將。官服與柴娘娘穿戴起來。但見。

五鳳珠冠嵌寶雲。

尊榮元首正官庭。

身穿日月龍鳳祔。

腰繫山河社稷裙。

束帶玲瓏琢玉珠。

宮鞋刺繡的珠明。

斬妃劍與昭陽印。

象笏端持見至尊。

柴后換了宮粧。上輦進宮。舉眼看那官中富貴。果是

非凡來至寢宮門首。下了輦。宮娥簇擁至內。見周主端坐龍牀之上。柴娘娘正欲行朝見之禮。周主慌忙扶住說道。御妻。我與你素同甘苦。恩義相當。不必行此大禮。柴后謝了恩。同坐御榻。走過柴榮。朝見請安。周主賜坐於側。夫妻二人共訴別後之精。柴后道。妾在禪州。屢聞捷音。及知陛下御極。私心不勝之喜。不意偶染小疾。幸得姪兒晝夜辛勤。侍奉湯藥。纔得安寧。周主聽言。大加慰勞。柴榮謝不敢當。周主又謂柴后道。御妻。朕想你。年已老耄。膝下無嗣。細觀令姪儀容。出表器度。安舒他日。堪寄大任。朕意欲認爲己

子。不知御妻以爲何如。柴后道。陛下聖見。與妾暗合。誠社稷生民之福也。遂將此意與柴榮說知。柴榮辭道。臣兒無德無能。安敢當此重位。柴后道。你不必推辭。聖意已決。過來拜謝了。柴榮不敢違旨。即便朝上拜謝。認了父母。周主心中大喜。傳旨設宴宮中。夫妻父子共飲同歡。酒至數巡。柴榮離席奏道。臣兒有一事啓奏。父皇。周主道。我兒有何事情。柴榮道。臣兒有一故友。名叫趙匡胤。此人有文武全才。變通謀畧。乃國家柱石之器。望父皇。王選來重用。則皇基可固。四方寧靜矣。周主道。王兒所奏。諒此人定自賢能。俟朕明

日臨朝將趙匡胤宣來封他官職柴榮謝恩入席歡飲至親三口論古談今直至三更方纔安寢正是

一宮聚樂情無已

萬國歡騰戴有周

却說匡胤等數人至次早起來張光遠羅彥威各各回家匡胤亦至家中省視惟鄭恩趙普住在柴榮王府之內那匡胤來到家中見了父母就哭拜道不孝匡胤惹下大禍逃災額難流落他方以致拋棄膝下久遠定省今日遇赦回家望父母大人恕兒不孝之罪那趙洪殷因匡胤惹禍逃離漢主追捕甚急因此報明其故罷職回家合家性命幾乎不免幸而換了

新朝一切前罪俱在不問所以罷閑在家倒也安樂今日見匡胤回來未免想起前情心懷怒氣罵道好逆子我只道你死在外邊怎麼還有你這畜生性命回來當有杜夫人在傍相勸道老爺不必動怒諒孩兒自今以後改過自新又謂匡胤道我兒你一向在那裏安身使做娘的終日倚門而望心常憂慮茶飯不沾今日幸得回家骨肉相叙你可把在外之事細細說與我知道匡胤跪下對道孩兒自從殺了御樂逃往關西欲投母舅任上存身於路遇了柴榮卽今新王之姪與孩兒結爲兄弟因而相隨柴娘娘車駕



進京來見父母。杜夫人道我兒你既到關西可能尋見母舅麼。匡胤道母親不料大母舅在任身亡。於干家店遇了外婆并二母舅。遂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杜夫人聽了大喜。趙宏殷叫道我兒如今新君在位。我已不願爲官。罷閑在家。你遇赦回還。從今不可任心生事。再蹈前非。當與兄弟安住在家讀書習藝。免了吾驚恐之心。匡胤道謹遵嚴命。當日無事不提。先說那軍師王朴當時辭官避位。衣錦還鄉。侍奉慈親。篤於敬養。不期親壽過高。寢疾而遊。王朴哀毀不勝。凡衣食棺槨極盡其禮。殯葬已畢。守制在家。周主聞

知其信。欽差官員賫奉御饌。祭奠製額。褒贈甚相榮寵。又下詔書。欽召進京。以匡朝政。王朴本不奉詔。因其偶觀星象。知得真主有難。趁此機會進京。以便從中解救。所以全了差官。來到京中。朝見天子。周主得見大悅。御手相扶。金墩賜坐。王朴謝恩坐下。周主道朕自不免先生如失左右手。思念不置。今日得見。朕愿足矣。卽加封樞密使兼中書令。王朴謝恩奏道。皇上乃英明之主。治道得宜。天下已具太平之象。而猶眷念於臣。臣以庸材得蒙殊遇。雖肝腦墮地。不足以報涓埃之萬一。而又加以重爵。恩寵倍隆。臣今老母

已終無復顧慮。當盡愚衷以効忠於陛下也。周主龍情大喜。傳旨設宴。管待王朴。是日君臣同飲。盡歡而散。正是

最喜君臣如魚水。

果然敬愛似滋膠。

次日周主駕坐早朝。受文武百官朝見已畢。傳旨宣晉王上殿。柴榮來至駕前。嵩呼俯伏。周主道。王兒昨日所舉之趙匡胤。與朕宣來。朕當試其抱負。量才擢用。然後受職。柴榮領旨。卽着宣召官前往趙府。召趙匡胤進朝。見駕。匡胤見召。隨差官卽至金階。三呼朝見。俯伏塵埃。周主留神注目。往下一看。認得是禪州

禍

城上放箭之人。登時睜翻龍目。咬碎銀牙。指定了匡胤。罵道。好紅面賊。朕與你何讎。你敢暗箭傷朕左目。只道今生難報此讎。誰知你自來投網。傳旨駕前官與朕將紅面賊綁了。還要查他家口。一全候旨取斬。當殿官奉旨不敢停留。走下殿來。唬得匡胤魂不附體。正不知福從何來。一時無措。正如

就地擁出金錢豹。

從天降下大鵬鷂。

當殿官至丹墀。將趙匡胤登時綁了。推出朝門。候旨柴榮見周主發怒。將匡胤綁了。要斬。不知何故。心甚着忙。在龍案前雙膝跪下。口稱父王爲何見了匡胤

龍心不悅將他綁了。又要拿他家屬。不知他所犯何罪。觸怒聖心。周主道。王兒有所未知。朕前日在宮無事。偶爾假寐片時。夢遊禪州。忽見這紅面賊在城上。暗發一箭。將朕左目射傷。至今還痛。時時流血。今日得過。定當斬首。以正其罪。柴榮道。父王此乃夢寐之事。豈可認真。况趙匡文武之材。忠義之志。用之有益於國家。故臣見冒昧薦舉。今父王若以夢中之事。與他彷彿。一旦加以非刑。則趙匡無罪而受死。恐於心未必能甘。還望父王諒之。周主道。朕見這賊站在城上。明明白白。將朕射傷。啣恨已久。今日豈肯釋

怨於彼耶。柴榮道。父王雖當盛怒之下。必欲置趙匡亂於死地。彼雖受死不辭。臣見恐有關於賢路。使天下英雄聞風自危。不敢前來。求取功名。那時投往別邦。資助敵國。天下動搖。何以禦之。望父王以社稷爲重。釋夢寐之虛怨。救匡亂而用之。將見天下之士皆來効能於國。匡助父王矣。周主道。王兒你說夢寐中所見。乃虛渺之事。你曾見朕目現在受傷。難道也是虛渺之事麼。汝若奏別事。可聽。此事決不可聽。朕意已決。不必再言。當駕官速去。將他家口查問明白。覆旨定奪。柴榮見周主不聽。心甚着急。又連連躡頭口

稱父王趙匡亂決不可斬以禪州離京有二千餘里之遙父王憑此夢寐之事屈斬無罪之人人豈肯信者今日若斬匡亂怕的冷了天下豪傑之心倚別國勾動干戈非同小可况父王新登寶位四海未平外鎮諸侯亦有觀望不臣畜心謀反更有南唐李景不奉正朔塞北契丹連次侵犯且晉陽劉崇僭號稱尊招兵買馬積草屯糧聲言要與漢主報讎不久騷擾似此兵連禍結覬覦神京父王駕下又無良將正宜搜羅賢杰以備禦寇之用今趙匡亂博覽兵書精通韜畧有斬將奪旗之勇運籌決勝之謀求之當世恐

無其二父王豈可因虛浮之事而必欲斬他况臣見聞齊桓公忘射鈞之恥親釋管仲於堂阜用之為相卒與齊國雍齒數窘辱漢帝後仍賜爵以致賢材廣進於朝彼實有其罪尚能釋怨以為國家父王何以獨不忘情於匡亂乎望父王開天地之恩即以匡亂實有其罪但以社稷為重而矜赦之則彼必盡心報國戮力皇家亦如管仲之功矣柴榮如此百般苦奏周主只是不聽反覺面顏微怒心下甚嗔道朕與汝有父子之情那紅面賊暗箭傷朕汝該與父報讎方見為子之道因甚反與他求救煩舌多言端心向外

汝何意耶柴榮復奏道臣見豈有外向之心。惟見趙匡胤乃是當今英杰舉世無雙欲望父王畱下扶助江山保安社稷故此不避嫌疑懇求父王赦免責其報効望父王赦了罷周主道王見不必苦奏朕朝中良將不少強兵甚多何懼四方寇亂乎。即無紅臉賊朕豈不能爲君而撫有天下乎柴榮見周主總不肯赦急得心慌意亂無策可展正在難爲之際只見班中閃出一位大臣俯伏階前口稱陛下。臣有愚言望乞天聽周主舉眼看時原來是王村便道先生不知所奏何事王村奏道臣奏趙匡胤所犯果係陛下夢

赦

中之事未便明言陛下盛怒之下將趙匡胤斬首恐汴梁百姓驚疑不知趙匡胤所犯何罪即行殺戮即趙匡胤自己亦不知何罪而取滅亡。臣愚以暗昧之事豈可遽加其刑不如陛下且准殿下之奏將趙匡胤亂發與殿下問他明白錄其口供曉諭軍民方知趙匡胤暗中行刺箭傷陛下以正其罪使趙匡胤死而不怨此乃服人心而盡國法至當之道也願陛下允焉周主聽了此奏低首沉吟以決可否有分叫反覆諫諍暫息胸中之暗忿幹旋匡救轉疑肘後之不臣正是

論

雖驚真命遭無妄

自有高賢指隱機

畢竟周主聽奏允否且看下回自知

觀陶龍說親處句句是不敢自專句句要妹子決取曲曲寫來只是証其哥嫂怕他之意一物定姻終身不改在其彼之取不取而吾確守其貞焉此千古女子之常道也乃不意三春旣已千金一諾矣而又謬以三年爲期焉則何也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爲孝若三年以定婚姻之約則吾未知其爲何名也是三春之言不幾爲無當之甚乎夫此三年之中鄭恩果能

致其位號以來迎無論已設三年之內鄭恩猶是今日之鄭恩吾不知三春肯爲今日之三春否乎且爲終身不改老死閨門之三春乎抑爲舍此取彼再醮他人之三春乎則三春之言果無當而三春之行亦無良矣然則三春之言取之且不暇而何又與之乎曰與其志之專也何專乎爾專於鄭恩也專於趙公子作伐相配之鄭恩也且三年之說一以鼓其進取之當篤一以囑其婚姻之其緩也是三春之言行似無良而三春之立志誠可取焉故君子之所以略迹

而原心置顯而取微良有以也

玉玦定聘良馬回禮兩邊都有微意一邊以玦名鴛鴦顯示婚姻之必合一邊以匹馬送行隱寓對偶之當循爲物雖微而致意誠深也

正位東宮周主久有此心柴榮本應如是此處突然點出者一以見繼立之有本一以明前言之不謬也

宏殷本爲驚恐所以一見其子諄諄告誡不使復蹈前非豈知禍根已伏驚恐將來誠有藏於隱微而人不及覺者此挾微弔下之一則也

而

柴榮之諫外貌似乎爲友其實則是爲國其去意全在有關賢路一言蓋吾今日之所薦者賢也薦而用之則賢賢相勸君子滿朝矣薦而殺之則裹足不前賢人隱遯天下其孰與共理之故不殺匡胤開其路以招致天下之賢人將見雲集而至者盡匡胤也留一匡胤而能徠千萬之匡胤也苟其殺之塞其路以閉之而不納是孑然一身獨夫肆毒匡胤沒矣夫一匡胤而凡天下之爲匡胤者皆以前車爲之鑒而天下盡無匡胤也是柴榮之諫其以匡胤維天下而以

天下雷匡亂其意殊不深歟

王朴之言較諸柴榮之諫略爲淺見蓋柴榮以天下國家爲主其言便引伸曲諭似涉深微而王朴則以殺之無名起人疑慮而以有罪無罪爲詞似屬於淺蓋淺者易動其心而深者難期於聽言之淺深視其聽者智之上下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固以下之不可語上而上之不可語下者有斷然矣以觀周主中人之智其中人之智亦何怪乎柴榮之諫則不聽王朴之言則沉吟

也乎

克服人心當在用法之允當明彰國法須期民心之依違法以齊民心以準國法二者相維而不相畔也太上貴德禮其次貴政刑夫聖人治天下豈真不用其政刑哉惟是道德齊禮以固其本民自向化而不入於政刑也卽或當用政刑之時究亦德禮爲之也夫以德禮爲之載民亦不見政刑之迹止見德禮之風喁喁焉共樂堯舜之天矣安有法之不平而心之不服哉此聖王之治所以不可及而王朴之言所以



竊有取焉

飛龍傳

第四十三回

苗訓決算服柴榮

王朴陳詞保匡胤

詩曰

平地起風波  
諫辭終不聽  
君心縱隱恨  
一朝免大禍  
世情多反覆

心驚奈若何  
昔口視如無  
臣命豈堪苛  
千古歎同途  
屬意在干戈

話說周主憑一夢寐之事要把趙匡胤斬首并拿家

屬一併問罪以消隱忿。晉王柴榮百般苦奏，堅執不從。却得王朴進言，以趙匡胤罪狀未著，豈可驟加以刑。當發與晉王柴榮錄其情狀，暴於朝野。然後正其典刑，方爲允當。周主聽了此奏，沉想一回，點頭允許。說道：王先生所奏甚當，卽命將趙匡胤發與王兒錄供。覆旨定奪。王朴同柴榮謝恩退步。金鐘三响，駕退還宮。柴榮謝了王朴文武各散。柴榮來至法場，令人放了綁匡胤死裏逃生。全進王府見了衆人，把朝中之事說了一遍。趙普聽了，驚駭不迭。鄭恩只是怪叫，怒氣填胸，便把柴榮憑的埋怨，說道：大哥你做了一

個王位，就叫你姑爹放了。有何難事。却又這等薄情。柴榮道：愚兄極言苦勸，當今只不肯聽，虧了王先生之奏，方纔暫允。鄭恩道：樂子只要你設法救了他，便肯于休。柴榮聽了，無可奈何，只得將好言安匡胤之心。說道：二弟，且免憂慮，放心回去，寬慰伯父母之心。待愚兄早晚進言，求姑母挽回，與你討赦。卽無事矣。匡胤乃是鉄錚錚的好漢，眼中着不得泥沙。怎肯說半句兒乞憐的說話。便道：兄長，小弟乃朝廷欽犯，天子對頭，若不住在王府，連兄長也不放心。此去或者逃亡，其罪便歸於兄長了。常言道：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小弟視死如歸。憑天發付。決不抱怨於兄長也。當有趙普上前勸道。公子不必驚憂。小可算來。諒無妨礙。目今聖上正在盛怒之下。若進言煩數。是更益其怒。便難平妥了。幸得王先生保奏。發在王府錄問。此便是緩兵之計。各位便好計議。從中幹旋。待聖心稍解。殿下再以緩言進勸。聖上豈有不釋然允許乎。柴榮接口道。先生之言。大是有見。賢弟可安心待之。決然無礙。說罷。命當值官備辦筵宴。與匡胤壓驚。鄭恩趙普相陪。四人共飲。正是

強吞三五盞。

勉解百千愁。

按下王府飲酒之事。且說趙府家人。把這件事情打聽明白。來到家中。報與趙宏殷杜夫人知道。那趙宏殷聞了。驚得魂飛魄散。心喪神傷。那杜夫人聽說兒子犯了大罪。命在須臾。似高樓失足。如冷水澆頭。大叫一聲。痛殺吾也。望後便倒。趙宏殷連忙扶住。只見夫人牙關緊閉。氣阻咽喉。暈去半晌。方纔甦醒。淚如泉湧。大放悲聲。叫聲匡胤的兒。你得禍逃生。飄流在外。非容易回來。猶如沙裏淘金。死中得活。我指望養老送終。披麻帶孝。誰知白白的空養一場。好似竹筐打水。只落了空。說罷。號啕大哭。那趙老爺把夫人扶

坐在椅用言相勸只見老院子跪下稟道。今有晉王千歲打發一員差官來說。多多拜上老爺夫人。不必驚憂。不過五六日內朝廷自有赦書下來。公子自然無事。差官現在外面要見老爺。趙宏殷道。我乃漢朝臣子。不受新天子爵祿。怎好與來官相見。匡義見你可出去。與來官全進王府。見了晉王。只說我身子有病。不能親自叩謝。再看看哥哥。不知怎了。可速去。速來。免使我懸望。匡義領子父命。來至前廳。見了差官。一全上馬到了王府。見了柴榮。致謝道家父感兄長之德。佑護家兄。特遣小弟前來叩謝。柴榮道。賢弟回

去。多多拜上伯父伯母。但請放心。令兄多在愚兄身上。包管無事。匡義拜謝。因父命急迫。不敢停留。與匡亂畧談幾句。辭了柴榮。回家去了。當時柴榮雖與匡亂陪飲。其如心中有事。難以下咽。不過執盃相卜而已。看看天色將晚。柴榮立起身來。叫聲賢弟。愚兄不及相陪。暫且告別。匡亂已知其意。說聲兄長。請便。柴榮往內去了。那匡亂談笑自若。全不介意。與鄭恩趙普只是飲酒猜拳。行令。好不興。頭不說三人飲酒。且說柴榮回至內房。心中只愁明日怎樣進朝。覆旨。覺得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睡在牀上。翻來覆去。再睡不

着口內長吁短歎。伊唔沉吟。聽那樵樓已是三鼓正。交半夜纔要合眼。猝地裏心頭一跳。却又驚了醒來。呆呆的對着殘燈。愁眉蹙蹙。神氣惶惶。口中歎道。我柴榮欲全大義。故把朋友保舉於朝。以表黃土坡結拜之情。誰知福祿未來。禍患先作。父王與他竟成夢裏冤家。眼前讎敵。即欲加罪。置之死地。我再三苦諫。只是不依。虧了王朴所奏。發在我處。若不設劃奇謀。如何得救。匡胤性命。若是遲滯無策。明日父王竟把匡胤殺了。叫我怎見張羅鄭趙諸弟之面。千思萬想。並無解救之方。不覺金雞三唱。紅日東昇。這一夜工

夫把柴榮愁得形容憔悴。面目枯槁。不敢上朝覆旨。只差官具本告病。周主見了告病本章。心中大驚。忙退朝回宮。說與柴后知道。登時傳出旨意。命太醫院官前去看病。又叫心腹內官前去問安。柴榮暗托內官求柴娘娘。在周主面前與趙匡胤討赦。周主見柴榮有病。更值柴娘娘再三勸解。把那殺匡胤的心腸減去了一半。就在宮中發出旨意一道。把趙匡胤暫寄天牢。候晉王病愈之日。再行問明治罪。柴榮接了旨意。悲喜交集。免不得把匡胤送至天牢。瞞了朝廷。又把匡胤暗暗接回。藏在王府。那柴榮職居王位。

執掌東宮。又是柴娘娘作主。內外大權。悉命東宮把握。因此大小朝臣。盡都趨附承歡。逢迎不暇。還有誰人敢說趙匡胤不在天牢。而在王府的話。這正是。

炎涼世態皆如此。

冷煖人情孰不然。

彼時張羅二人。聞知匡胤有難。齊來看視。弟兄五人。坐在書房。商議救匡胤之策。正議間。只見門管報進道。啓于歲爺外。面有一道人。口稱苗光義要見。千歲趙普道。殿下那苗光義。陰陽有准。禍福無差。善知過去未來。如影如響。乃當今之高士。殿下當以禮貌接他進來。問以救趙公子之策。諒彼決有方畧。鄭恩道。

這駭毬人的。果然口靈。兒算得憑准。樂子極歡喜他。大哥快去迎接他進來。必有好處。柴榮聽說。欣然立起身來。帶全鄭恩。張光遠。羅彥威。趙普等人。一齊行過了七間銀安殿。出了中門。來至府門。見了苗光義。仙風道貌。柴榮先已歡喜。欠身相迎。鄭恩向前扯住了苗光義的手。說道。口靈的妙算先生。樂子。在平定州會了你。常常想念你的陰陽有准。今日你有緣到來。樂子快活殺了也。說罷。一齊進殿。至書房中。連匡胤等六人。都與苗光義叙禮已畢。柴榮遜坐。苗光義辭道。貧道乃山野村夫。今來晉謁。禮當侍立聽教。豈

敢在千歲駕前僭越賜坐。柴榮笑容說道：先生孤久聞你陰陽有准，休咎無差，乃世之高士，自恨無緣當相會晤。今日仙師降臨，天緣相會，孤實有事相求，願聞區書。先生若推辭不坐，孤家也不好啓口了。還請先生坐了，好待請教。苗光義不敢再辭，朝上謝了一聲，就位坐下。口稱千歲所言心事，莫非爲着趙公子。朝廷不肯頒赦，要問貧道的吉凶，麼柴榮聽說，心下訝然，想他推算多靈，今日果然應驗。將椅兒移過，執了光義的手，說道：妙算先生，你早知孤家的心事，一定陰陽有准了。煩你與孤細細推尋，決斷其中就裏。

若得一弟無事，孤家決當重謝。光義恭身答道：千歲且請寬心。趙公子月令低微，將星不利，有這幾日薄災，等他災退，自然無事。柴榮道：只不知災星幾時可退。先生與孤說个明白，免得孤家憂愁無盡也。光義道：千歲想那陰陽的道理，無盡無窮，變幻莫測，其中的精微奧妙，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大畧人生於天地之間，總然扭不過命中八字。陰陽五行造化機關，誰能轉捩，屈伸理數要在順循。彼夫勉強行爲，矯揉垂戾，徒益其禍耳。豈樂天知命之士哉。卽趙公子目下命中不順，亦是理數當然。命運所定，千歲縱焦勞

百出。恐亦無補於事。雖無不測之虞。而亦不能驟然  
安妥。等待災退難滿。自有機會。千歲今日下問。幾時  
災退。貧道不說。千歲決不放心。貧道若說了時。又恐  
洩漏天機。得罪於鬼神。必遭譴責於千歲。亦有所不  
利。然貧道受千歲禮遇之隆。雖不敢不說。亦不敢全  
說。只好畧露一二。以見凡事多有定數也。但只可千  
歲一人相聞。不可使第二人知。庶合露而不露之意。  
說罷。立起身來。附了柴榮之耳。低低說道。如此這般  
方得趙公子免其大禍。而亦可永息外鎮之患矣。柴  
榮聽說。將信將疑。沉吟未決。光義道。千歲不必狐疑。

但當靜候。不消六日。管教便見分曉也。柴榮依言。遂  
差人往朝中打聽消息。一面分付排宴款待。就畱住  
苗光義在王府。早晚盤桓。一連過了四日。不見動靜。  
到了第五日。打聽的差人前來回報。啓千歲爺。今日  
朝中。有各鎮諸侯差官到來。上表稱賀。惟有潼關高  
行周不見。有本。柴榮聽報。暗暗稱奇。苗光義果是陰  
陽有准。推斷無差。叫聲先生。數雖應了。只恐孤家進  
朝。此事做不來。如何處置。光義道理數已定。于歲放  
心做去。自有能人保本。決無妨害。快去快去。柴榮聽  
了。分付當值的備馬。遂別了匡胤等衆人。忙忙上馬。



出了王府穿街過巷來至五鳳樓進了東華門下馬而行走過九間殿又過了分宮樓至內宮候旨正值周主在宮看那各鎮諸侯稱賀的表章翻來翻去不見有金斗潼關高行周的賀表心下又怒又懼怒的怒他不來上表畢竟有不臣之心欺藐君上懼的懼他既不賓服一定有謀反之意想他智勇兼全名聞天下滑州之戰幾乎喪胆他若舉兵而來誰能抵敵因此懷憂正在思想見有官官跪下奏道啓萬歲爺國母娘娘晉王千歲在宮門外候旨柴娘娘道快宣他進來官官傳了旨意柴榮進宮朝拜請安平身賜

坐柴娘娘道我兒你病體可好了麼柴榮道臣兒還未痊可柴娘娘道你病尙未愈進宮來有何事柴榮道臣兒一則進宮問安二則有椿大事要奏知父王周主道王兒有甚大事奏與我知柴榮道臣兒遵旨養病適有報馬報稱潼關高行周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不日兵上汴梁聲言要與漢主報讎爲此臣兒帶病來奏望父王早爲定奪周主聞奏大驚道怪道這賊不來上表原來果有反叛之心如何區處柴榮又奏道那高行周與臣兒有不共戴天之讎啣恨已久因他父子驍勇無敵不能與先人報讎雪恨如今老

賊操兵煉將。要上汴京。聲勢甚大。難與爲敵。依臣見之見。父王卽當命將興師。往彼問罪。先聲所至。可以不戰而定。所謂先發制人。易與爲力之道耳。周主道王兒所奏甚當。但諸將之中。誰可領兵。當此大任。汝試擇焉。柴榮道。臣兒聞欺敵者敗。怯敵者亡。今觀在朝諸將。皆非高行。周之敵。蓋有滑州之役。恐其懼怯而債敗也。周主道。似此誰人可使。柴榮道。臣兒保舉一人。堪稱此職。決能與父王分憂。可望成功。周主道。汝保何人。柴榮道。臣兒所保之人。乃當今之豪傑。舉世之英雄。恐父王不肯開恩。赦彼罪名耳。周主聽罷。

微微笑道。王兒你今所奏。莫非有心要保那紅臉賊麼。這却萬萬不能。柴榮復奏道。父王。那趙匡胤。刀鎗精通。弓馬嫻熟。有大將之材。堪爲國家之用。父王命之爲將領兵前去。若匡胤無能。死於高賊之手。就如殺他一般。可消父王之怒矣。若匡胤此去。得能擒拿老賊。一來便與國家除了大害。免其後患。二來可報臣兒先人之讎。更可使匡胤將功折罪。此一舉而兩得。公私兼盡之策也。望父王依允。周主聽奏。沉想了一回。說道。王兒且退。明日早朝。再當定議。柴榮總不肯退。只是苦切相求。委曲陳奏。當不得柴娘娘又在

拜前全傳  
傍邊攬撥。說道社稷爲重。隱忿宜輕。陛下還該赦趙  
匡胤之罪。命他領兵速上潼關。勦除叛逆。爲是柴娘  
娘這兩句話。又把周主要殺匡胤之心。已減去了八  
九。說道明日候旨。柴榮謝恩出宮。回至王府。見了衆  
人。把這話說了一遍。衆人驚喜交集。說道。雖蒙大哥  
這翻回天之力。皇心轉移。究竟不知明日凶吉。何如。  
柴榮道。不妨。皇上已有允許之意。諒無翻變。設或不  
然。愚兄願以微命殉之。豈敢偷生於人世耶。苗光義  
道。殿下勿憂。諸公亦請放心。理數已定。明日包管無  
事。衆人將信將疑。不敢多說。看那匡胤歡笑自如。絕

無驚憂之態。當時柴榮分付備酒。排設於書房之中。  
現在七人。序次坐下。閑談今古。共飲醇醪。只因未判  
吉凶。藉此以爲解悶消愁而已。正是。

一事未經言下決。數盃且盡眼前歡。

次日周主駕設早朝。受文武百官朝拜。周主問道。今  
潼關高行周。不遣官上表。陰蓄不臣之心。指日兵上  
汴京。汝等衆卿。有何良策。以勗寡人言未已。有晉王  
柴榮。上殿三呼。保奏趙匡胤爲將。領兵征勦潼關。必  
能建績。周主道。朕的強兵猛將。亦復不少。王兒何苦  
一心保他。且這賊乃朕之讎人。朕若誤用爲將。倘彼

生變不幾自遺其戚乎。此奏未妥。難以施行。只見樞密院王朴上殿進禮稱臣。叫聲陛下。晉王所奏乃是陛下暫赦趙匡胤之罪。命他帶罪立功。只許領兵三千。刻日上潼關。擒拿高行周。得勝還朝。將功折罪。若有失機。兩罪俱發。總然不出陛下之所算也。周主道。倘趙匡胤此去半途生變。反投高行周。便自如虎添翼。愈益其敵。此事怎了。王朴道。臣朴願保匡胤立功。決不反投高行周。倘若有變。臣甘抵罪。周主道。既先生所奏與王兒相合。諒是無妨。朕當允議。遂在龍案之上。親寫了一道旨意。付與晉王柴榮。與王朴各各

謝恩。周主駕退回宮。文武各散。那王朴是個能人。善曉陰陽。算定匡胤此去。路上自有收留人馬。不必多付。所以只奏三千。若奏多了。周主心疑。便不能救了。况高行周雖然威鎮潼關。父子梟勇無敵。手下雄兵十萬。戰將極多。其如壽命不長。難存於人世。匡胤此去。適逢其會。便可成功。閑話休題。只說當時柴榮領了旨意。回府見了眾人。先與匡胤恭喜過了。然後將旨意開讀。只見上面有兩句。領兵三千。速上潼關。擒高行周。回京定奪。只唬得柴榮面如土色。舉止無措。一把扯住了。苗光義說道。先生二弟雖然赦了。那旨

飛龍全傳 卷之三  
三  
意上只付三千人馬前去征勦。據孤家看來。此去只有輸。沒有贏。那高行周排兵布陣。引誘埋伏。件件皆精。况其子高懷德勇冠三軍。萬夫莫敵。孤家前在滑州。與他打過幾帳。被他鞭打史彥超。鎗傷王峻。殺死人馬無算。這般利害。人所共知。今二弟雖是英雄。只叫他匹馬單鎗。如何去得。孤家於心不安。不知先生有甚良策。苗光義道。理數已定。千歲何必多慮。况貧道已先說過。時來運來。趙公子從此以後。大運亨通。該與王家出力。建立功勳。此去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到那裏福至心靈。災消海退。正是旗開得勝。馬到成

功。千歲但當靜以待之。方信貧道之言不謬也。柴榮道。先生言雖容易。其如孤心終不能安。奈何。光義道。貧道有一譬喻。當爲千歲言之。其疑可立決矣。柴榮拱手請教。苗光義從容分說出來。有分。叫歷年嘍卒。盡爲帳下雄兵。前代良臣。頓作冥中厲鬼。正是

饒君總有冲天志。

難出其中元妙機。

畢竟苗光義說甚譬喻。且看下回自知。

做了王位。便可叫姑爺放人。此言大有妙義。蓋人之犯罪有大小。上之定罪有公私。其弊由來。亦已久矣。故其人而爲吾之所親信人也。任其

所犯之罪愆。傍推曲斷。開其罪之所由犯。移彼  
易此。原其犯之所有誤。犬之而歸於小。小之而  
幾於無。一朝洗釋。有罪而爲無罪之人矣。若其  
人而爲吾之所讎。怨人也。平居無事。常懷有讐  
之可乘。一旦災來。深喜抱恨之得報。不必論其  
所犯之可原不可原。不必審其得罪之可解不  
可解。嚴刑酷法。屈曲以定焉。小罪而爲大罪。無  
罪而爲有罪矣。故曰人之犯罪有大小。上之定  
罪有公私也。則鄭恩之言。豈真忙然無知。而欲  
柴榮叫姑爺放我二哥也乎。夫亦有見於此故

又迫其設法救人。而以薄情動之也。噫。鄭恩之  
言微矣。

前言不過五六日內。自有恩赦。後言不消六日。  
便見分曉。總以証理數有定。莫可移易也。且以  
見諸公。闇汶徒多憂愁也。不然。苗光義之言。誠  
有先見之明。固在宜然。而柴榮之言。未審陰陽  
其何以談言微中而相合乎。

寫柴榮之有心。事滿腹躊躇。匡亂無策。真有見  
形弔胆。聞響心驚之致。其一段無可如何神况  
活現紙背。與伍員之過昭關。一夜愁白其鬚髮。

境遇自是相同。

平定州之事其相違亦已久且遠矣而忽於此處鄭恩日中道出便如空谷傳聲一呼百應其照應豈淺鮮哉

匡亂免罪救星却在高行周身上大畧看去似屬無涉細閱其微乃知有意蓋行周之不臣雖無關於匡亂之罪愆而匡亂之得赦端賴行周之不服而有所以用之之地也夫其叛之必思所以用之則用之自必不致於殺之矣此所以匡亂之免罪救星乃在行周身上也

高行周之不臣乃不服也非反叛也而周主乃以反叛自之柴榮又以報讎揆之夫不反叛不能加以征伐之名不報讎何由鼓其勦除之志循序而推理之所必然者且行周爲周主所畏之人其欲除之也久矣特患力不贍耳匡亂爲周主所惡之人其欲殺之也切矣所賴猶有待也今以所惡之人使之以伐所畏之人行周而滅也則去其心之所畏天下自無可畏之人矣匡亂而殞也則去其心之所惡天下更無可惡之人矣一存一亡悉慳於志一得一失均損乎

人螭蜂之相爭。漁翁獨得其利焉。此柴榮之所  
以就如殺他一般。可消父王之怒之為說也。此  
王朴之所以兩罪俱發。總不出陛下之算之為  
論也。是則如其意而利導之。亦安得不首肯而  
允許之耶。

飛龍傳

第四十四回

宋太祖帶罪提兵

杜二公挈眾歸欵

詞曰

遊子歸鄉。未得晨昏定省。時當非患。此身幾入  
阱。為有不臣。用是立功邊境。風塵士馬。旌旗影  
影。○路接英豪。添助了軍容盛景。初來鴻運。抵  
掌以酬慶。天假良緣。更值乘龍欣幸。克成懋績  
纔揚本領。

右調傳言玉女





話說柴榮見匡胤罪雖赦了。但周主只發三千人馬。要他上潼關擒拿高行周。將功贖罪。心中不勝驚懼。向苗光義求問計策。光義道。千歲何必多憂。凡事有興有敗。數理所該。莫可免強。憑你好漢英雄。都扭不過天象。卽如那諸葛孔明。具內聖外王之學。有神出鬼沒之機。鞠躬盡瘁。難脫秋風五丈原。項羽有拔山之勇。舉鼎之能。暗啞叱吒。千人自廢。一朝勢去。自刎烏江。古來多少英雄。良將。機鋒勢盛。多興旺。運退時衰。沒主張。貧道夜觀乾象。見高行周命星昏慘。惶惶欲墜。料他不久於世。已是無能。今趙公子。但當鼓舞

前去。相機而行。不過兩月之內。高行周一死。而公子能建不世之功也。光義說到了這一句。只見匡胤在傍。呼呼冷笑。叫聲苗光義。你這牛鼻子的道人。你自恃其能。說這許多謊話。憑的天花亂墜。惑亂人心。我此去得勝回來。便罷。若不得勝。不把你腿筋兒打斷。我也不姓了。趙苗光義聽說。亦大笑道。趙公子。你聰明了。一世。懵懂在一時。你此去若應了貧道之言。殺了高行周。得勝回朝。那時莫說要打貧道。不好下手。只怕還要重謝貧道哩。若殺不得高行周。自己性命已喪。懂關怎能回來。把貧道的腿筋打斷。公子

但請放心。前去自可成功。貧道只在王府等候提音。奉陪賀功筵席。况是別人領兵去。還割不下高行周首級。公子你與他是前世冤家。今生對頭。一定不移之理。無用多虞。匡亂聽了。便不言語。暗想高行周祖傳花鎗。人不能敵。乃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鉄槁王彥章。尙然喪在他手。何況於我。我如今也顧不得了。爲人在世。豈可貪生怕死。束手自斃。譬如得罪而死。死之無名。不若戰死沙場。名傳後世。主意定了。叫聲大哥。快去挑選人馬。小弟明日就要起身。那怕高行周有三頭六臂。與他拼一拼。除死方休。柴榮聽言大喜。

楊忠槍

卽刻往教場點選三千精壯人馬。付與匡亂。匡亂將人馬住札定了。回家來辭別父母。只見趙宏殷默然無語。面上生嗔。杜夫人終是姑息。見了匡亂。眼中流下淚來。叫道我兒。你回來了麼。匡亂道。正是孩兒回來了。那趙宏殷疼在心頭。惱在臉上。用手指道。不肖子。我幾次三翻。叫你休要惹禍。饒了我兩口兒老命。你偏偏不聽。連次招災。帶累父母担憂受怕。今日還要你來做甚。快些出去。莫要在此。匡亂道。爹爹母親。周天子雖然赦了孩兒的罪。却叫孩兒帶罪提兵。刻日上潼關。擒拿高行周回來。將功折罪。明日就要起

身爲此前來拜別父母。杜夫人聞言。放聲大哭。那趙老爺雖然惱怒在心。聽說周主命他上潼關勦拿高行周。明日就要起兵。只唬得泥丸宮失了三魂。湧泉穴走了七魄。免不得眼中也便流淚起來。叫道。匡亂的兒。我空養了你一場。你此去兵上潼關。凶多吉少。只怕今日一見以後。再不能會面了。說罷。哽咽悽楚。不住咨嗟。匡亂道。爹爹。那高行周不過也是一个人。須不是三頭六臂。直憑如此怕他。趙宏殷喝聲。啞。畜生。胡說。那高行周深明韜畧。善曉天文。行兵如孫子。擺陣似太公。一條鎗傳名無敵。馬前課能斷吉凶。聞

風知勝負。臭土曉輸贏。你這冤家。分明是小馬乍行。嫌路窄。離鶯初舞。恨天低。你豈是他的敵手。惟有送死而已。我今沒有別說。只有幾句要言。分付你。你兵上潼關。須要牢牢繫記。依我而行。或者性命可保。重回故土。你當聽着。

沿路休傷百姓。

天晚先要安營。

拔營須看日出。

安營貴在康平。

貪夜當防劫寨。

傳更分外嚴明。

低處須防放水。

窄處防火攻營。

出兵須看黃道日。

打張還宜古上風。

追將提防埋伏計。回營準備後來攻。  
行周鬼計多莫測。善於引誘挫人鋒。  
勝敗雖然難預定。聽天由命賴神聰。

此乃行兵要訣。汝當緊記而行。切勿自恃血氣之勇。誤了大事。匡胤受命訖。卽叫道。爹爹母親。孩兒此去。多只半年。少只四月。自然得勝還朝。無煩二親掛念。孩兒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就此拜別。說罷。叩了四個頭。辭別父母。那杜夫人放聲大哭。扯住了匡胤。難解難分。真是生離死別。人間最苦之事。那趙宏殷叫聲夫人。你也不必悲傷。孩兒身負大任。不宜阻隔待他。

去罷。夫人聽說只得放了手。匡胤流淚辭別過了。舉步到後房。來別妻子。那賀金蟬聽得丈夫出兵遠去。心下十分憂愁。正見匡胤進來。連忙接至房中。見禮坐下。金蟬道。丈夫聞知朝廷赦了罪名。又要提兵遠出。使妾不勝驚恐。此去但願神明相佑。早早奏凱回。兵妾願頂禮三光。酬恩家廟。匡胤道。賢妻不須多慮。卑人進來。因有一事相囑。那堂上雙親年老。早晚侍奉。全仗賢妻勤勞照應。賀金蟬道。此乃賤妾分內之事。不必叮囑說罷。夫妻同出房門。來至廳前。金蟬住步。匡胤別了妻房。又往堂上重辭父母。見了匡義。一

手執住，叫聲兄弟爲兄此去。兵士潼關凶多吉少。倘然身喪高行周之手。只愁父母年高。仗你孝養嫂嫂。年輕叫他嫁人。免得終身不了。匡義聽言，滿眼流淚。叫道：哥哥放心前去。但願逢凶化吉。改禍成祥。說罷。送出大門。匡亂上馬來至王府。已是下午時分。柴榮預備餞行酒席。擺在書房。專待匡亂進來坐席。當時柴榮、匡亂、鄭恩、張光遠、羅彥威、趙普六人。依次而坐。惟苗光義不用葷饌。另外設一素席。彼此舉觴共飲。執箸同嬉。席間又說了許多行兵的說話。看看天晚。又飲了一回。方纔撤席。各自安宿。次日匡亂辭別衆

人帶領那三千人馬。同了鄭恩發炮行兵。出了汴梁城。望潼關大路而走。路過昆明山。收了董龍、董虎。得了嘍囉兵八千。共有一萬一千人馬。合兵一處而行。於路又從張家庄經過。知得張太公已死。匡亂便令從軍準備祭禮。往靈前祭奠一翻。以盡子婿之禮。奈張太公在日有了偌大家私。並無子息。更無宗族親黨。匡亂即時叫齊了奴僕家僮。擇了一個忠厚老誠的管家。叫他掌管田園。主奉祭祀。餘人不許侵凌玩忽。都要勤儉遵依。衆家人遵命而退。匡亂分遣已定。即便起身率兵望前而進。有詩証之。

董家無敵八千兵。向化從行軍令明。  
更有多財絕裔者。選能主事合公平。

大軍在路浩浩蕩蕩望潼關進發。於路不犯秋毫。正  
行之間有探馬報道。前有高山阻路。大兵不可前行。  
匡胤聽報。傳令安下營寨。問鄉導官道。前面這山。叫  
甚名兒。那趙匡胤帶罪領兵。周主尚未封職。手下衆  
人不好稱他老爺。又不好稱他元帥。只得稱呼一聲  
主爺。其意以為領兵之主而已。當時鄉導官稟復。尊  
稱一聲主爺。前面這座山。名為太行山。極是高絕險  
峻。的去處。匡胤聽說是太行山。想起母舅杜二公在

山上。稱為抹穀大王。不知近來行止如何。我何不上  
去相會一遭。便見分曉。遂謂鄭恩道。三弟。只山上乃  
是我母舅。在上住札。手下兵馬極多。你可與二董將  
軍守住營寨。待愚兄上山去。與他借些人馬。湊聚大  
隊。好上潼關。與高行周對壘。鄭恩應諾。便與董龍董  
虎看守營盤。匡胤獨是一個空身。上馬出營。進了山  
口。隨馬緩緩上山。但見那太行山。憑的十分景致。但  
見

松栢秀參天。  
獐狝隨往返。

澗溪流逝連。  
麋鹿任遊閑。

狡兔營三窟

豺狼蹤一烟

仙禽飛似舞

鸚鵡巧能言

最愛泉中物

皎然是雪練

此時正當中秋天氣。草木猶青。山卉尙艷。山景有色。令人賞玩不置。匡胤正看之間。聽得鑼聲响處。見盤道上。有數十個嘍囉。要把插木打下山來。匡胤着急。慌忙喊叫道。你等嘍囉兵。休要打下。快去報與抹穀大王知道。說有東京趙公子到來。要求相見。那嘍囉望下看來。見匡胤頭上紅扎巾。身穿綠戰袍。面如重棗。鬚似鋼針。坐着那火塊般的赤馬。體高調良。越顯得

匡胤人材異特。相貌魁偉。又是認得寨主。不知甚麼來歷。不敢怠慢。飛奔上山。至分金亭前跪下。稟道。啓大王爺。山下來了一個紅臉大漢。單人獨騎。口稱東京城內的趙公子。要見三大王的。請令定奪。杜二公聽報。便對威山大王。巡山太保說道。這來的公子。就是小爺的舍甥。名叫匡胤。表字元朗。爲人極有仁義。他在關西五路。算得一條好漢。今日前來。定有原故。敢屈二位山主。同小爺下山。接他上來。問他因甚到此。倘若無事。便好盤桓。不知二位寨主意下何如。巡山太保道。賢弟。你去年在干家店抹穀之時。把你打

了一頓的。可就是這位合甥麼。杜二公笑道。寔不相  
識。小第見教的。正是這位賢甥。巡山太保道。怪道要  
我們同去接他。原來是賢弟的上風。我們自然該去。  
威山大王道。愚兄久聞合甥。是位英雄豪傑。去年賢  
弟被打時。愚兄就要接他上山。不道他憑早去了。不  
能相會。此心常自快快。天幸今日到來。正愜予懷。禮  
該相接。遂分付嘍囉。大開寨門。洒掃迎候。三位大王  
齊下山去。把匡胤迎接上山。至廳上。見禮已畢。各各  
全下。先是匡胤與杜二公叙了些甥舅的話頭。然後  
動問二位寨主尊姓貴表。那趙匡胤乃是九朝八帝

班頭。天大的福分。又是鴻運。初來。暗裏能殺致人恭  
敬。當時問得這一聲。那二位大王。便恭身立起。口稱  
公子。在下姓李。名通。這是義弟。姓周。名霸。俱是涿州  
人氏。因與勢家有讎。一時忿怒。行兇打死了人。奈官  
司逼迫。無處安身。只得逃到此山。權爲落草。只圖苟  
且存身。實非中心所願。匡胤道。原來二位寨主。多是  
英雄好漢。有此本領。可惜埋沒於綠林之中。誠美玉  
韞藏明珠。蒙萍。今趙某不才。奉旨提兵。上潼關。勦除  
叛逆。犬兵現在山下住札。因慕二位寨主英名。謹來  
晉謁。二位若肯棄邪歸正。一同趙某前去立功。將生



平志願報効朝廷博取富貴功名耀祖榮宗封妻蔭子豈不羨哉如但安心落草恐非終身事業未識二位寨主尊意以爲何如那李通周霸聽了這翻勸諭之言不覺鼓動了壯年志氣撥開了陰晦烏雲心中如雪亮一般又感激又歡喜開言答道某等素有此心因無路可進故此權避山林今蒙公子開諭不棄我等鄙夫願歸麾下聽從指使一同前去殺賊立功匡亂大喜道既承二位相許明日就要起身不知山寨裏有多少人馬煩二位傳令於他願去者去不願去者聽其自便不必相強一人領命一面查點嘍兵

一面收拾糧草又分付備酒在分金亭內款待匡亂看看天色已晚匡亂便要告別下山杜二公用手扯住道賢甥且慢自從你舊年別後我把你外婆舅母表妹一同搬上山寨裏居住我等兄弟三人名雖落草實是替天行道義取人財倒也兵精糧足靠天的十分興旺皆出賢甥良言所致但你外婆常常記念你可隨我進去看看且過了一宵明日下山罷匡亂聽說外婆舅母俱在山上連忙立起身來別了周李二位隨了杜二公來到後寨拜見了杜老太太與褚氏舅母叙過了家常的話褚氏便問外甥你今從那

裏來。匡胤道：甥兒從東京來。如今奉旨。兵上潼關。勦除叛逆。特來請母舅同行。太太道：我兒。你父母在家。可好麼。匡胤道：俱各平安。只是母親常念外婆。母舅舅母。無由得見。以是爲憂。說話之間。褚氏又命了鬟去請出麗容小姐來。與匡胤相見了。那杜二公。又設了酒席。款待匡胤。長幼序次坐下。麗容便要回房。褚氏道：我兒。這是你姑娘之子。嫡親表兄。況是舊年見過一次。還有躲避怎的。可就在我肩下坐着。陪你哥哥飲一盃。麗容不敢違命。只得坐下。那匡胤前次相見。尚未細觀。不過畧觀姿容。見其母女不同其貌。已

是暗暗驚異。今日同在席上。畧心偷覷。不覺嬌姿絕世。美貌無雙。固天上之嫦娥。人間之艷麗也。有臨江仙一詞以讚之。

柳葉眉灣新月。秋波盼兮傳神。芙蓉出水色嬌勻。安排碎白玉。映襯點硃唇。○鑲嵌珍珠遍。掩戴。衣衫鮮艷層層。天然美貌一佳人。香醪遞口飲。春筍把盃擎。

那杜麗容。有西宮貴妃之福。雖然同在飲酒。不避嫌疑。然其舉止安敦。自有一段貞靜幽閑之度。所以匡胤見了。暗暗敬羨。當時至親五口。見飲至更深。杜二

公纔命撤去殘席。起身送匡胤到西書房安歇。甥舅各道了珍重。杜二公回身來。同褚氏候太太睡了。然後回房。夫妻正要安睡。只見了鬢慌慌張張。跑進房來。報道二爺不好了。西書房火發了。這一聲報。登時把杜二公夫妻唬了一跳。卽忙相同奔出房來。往書房中去看火。有分叫親上加親。運中行運。正是。

旌旗到處人皆服。

士馬臨城敵自休。

畢竟書房中怎的火發。且看下回自知。

苗光義談理說數。均合妙解。引古証今。不泥元奧。指情論事。善於變通。蓋其兼通乎儒理。非徒

究心於道法也。彼詹尹之對屈原。季主之答邵平。其精微高妙。揆之寧有背畔哉。

以三千人馬。引出昆明山之八千人馬。太行山之五千人馬。兵雖少而有精。壯簡練之名。以匡胤鄭恩。引出昆明山之董龍董虎。太行山之李通周霸。杜二公將誠勇而有智。謀義畧之槩。其行兵既有步驟。其序事亦復簡淨。

於行兵忙冗之中。收拾張家庄一案。誠爲要着。蓋取徑便而做事順也。若使另開爐竈。便屬支離。

千家店抹穀甥。舅相交。以及至親相會。良言勸勉等事。於此相隔期年。而便卽行點照者。亦卽取徑便而映帶順也。亦卽隨處照應之法也。處處將赤兔馬點綴。正是處處寫匡亂之魁偉也。蓋有赤兔馬之調。以愈以顯匡亂之奇特。惟奇特如匡亂。而後可馭調良之赤兔馬。正見其人以馬顯馬。以人良有並行不悖之義也。作者誠非漫然。閱者豈宜闇然乎。爲人極有仁義。此匡亂一生之至善也。夫有仁義。可以致人。可以服人。近悅遠來。天下由此而

得矣。不仁義。人將怨之。人將惡之。親離衆叛。天下由此而失矣。則仁義爲御世之要道。治人之首務也。故孟子一書。開卷卽以仁義闡梁惠之功利。更以不忍導齊宣之大欲。誠爲萬世治安之良策也。

伐一不賓服之藩臣。而先收山林梗化之豪傑。其立功於社稷。亦誠偉哉。

貞靜幽閑。后妃之德也。麗容旣有其德。自然該享其福。天作之合。非偶然也。

飛龍傳

第四十五回

杜二公納婿應運

高行周遣子歸鄉

詞曰

軍旅盤桓山渚憶念思千縷不作孤鴻去假良  
緣長者許紅線聯翠羽欣相聚擬作休徵功遍  
宇○旌旗到處磨厲以須自裕誰實矜張勢殺  
徒遺棲楚巴是天涯多間阻回顧斜陽且待後  
樂

右調隔浦蓮

話說杜二公送趙匡胤到西書房安歇了。復回身來候母親睡了。然後夫妻回房正要寬衣。見有了響來報西書房火起。杜二公驚得心慌意亂。開門不迭。拉了褚氏。急忙奔至書房門首。那裏見有半星的火影兒。只見一塊紅光罩住在書房屋頂上。夫妻各向門縫裏張看的親切。只見匡胤睡在牀上。安安靜靜。那頂門內透出一條赤色真龍。口中不住的在那裏吞吐火焰。二人不敢出聲。看了一回。悄悄轉身回頭看那屋上的紅光。兀是像火發的無異。心下各自驚奇。又是歡喜。回至房中。分付了鬘。不許到西書房去。

驚動大爺的安寢。夫妻二人坐下。沉想了一回。褚氏開口道。當家的。我看趙家外甥頂現真龍。必定後來有皇帝之分。杜二公點頭道。賢妻。我一向要對你說。只因山寨事煩。不曾與你知道。舊年在中秋節後。有一道人叫做苗光義。他上山來與我相面。原說我家的外甥是個真命之主。叫我招聚兵馬。積聚糧儲。日後助他成事。我尚未信。不想今夜目覩其兆。果應他言。此子後來必爲天子無疑了。但此事只可你知我知。不宜洩漏。褚氏道說也奇怪。我昨夜睡到三更。得了一夢。夢見一個道粧的白鬚老人。手內拿了一本

簿子。含着笑臉對我說道。你女兒麗容。有后妃之福。須要加意撫他。當記真龍出現。便是貴婿。那時我對他說道。我們乃綠林之輩。生的女兒。焉能有后妃之分。那老人道。你若不信。可隨我來。與你一個証見。我夢中便跟了他。走到一個去處。見有許多高大的宮院。都是金裝玉砌。分外齊整。那宮裏的擺設。富豪從來不曾見的。又見兩傍立着許多彩女。中間坐着一位宮粧打扮的美人。甚是華麗當家的。你道中間坐的是誰。杜二公道。賢妻你做的夢。我怎的知道。是誰。褚氏道。却不是別人。原來就是我的女兒。其時我

見了女兒。想他怎麼到得此地。正要進去問他。不道被你一個翻身。把這骨朵兒雙足蹬了我的肩窩。驚了醒來。正聽得外面嘍囉纔打四鼓。你道這夢奇也不奇。杜二公噙噙的笑道。這夢做得果奇。只是可惜我翻的身兒不好。驚醒了你。累你不得問明女兒。也同在那裏享福。這都是我的足兒無禮。你當問他一個大大罪名。褚氏聽罷。也笑將起來。啐了一聲道。你還要說這趣話。我想昨夜做的夢。與今日見的真龍。他兩下莫非果有姻緣之分。我們到了明日。何不把女兒當面許了他。日後做了皇帝。我與你怕不是個

國丈皇親也得个下半世威顯些兒。杜二公道：聞得外甥在東京已做過親了，怎好又把女兒許他？褚氏道：原來你是個獸子。那皇帝家有三宮六院，富貴家有三妻四妾，日後正宮雖然沒分，我女兒偏宮是一定有的。你怎麼說出這獸話來？杜二公道：賢妻莫要性急，我本早有此心，猶恐你說的不真，故此假言以試耳。既然你我同心，明日便請母親說合便了。褚氏大喜道：這便纔是。於是夫妻商議已定，睡了一宵。到了明日，夫妻起來，同到太太房中說知此事。太太大喜，便叫了鬢到西書房去請公子進來了。鬢答應一

聲往外便走去。不多時，已把匡胤請了進來。匡胤先請了安，然後問道：外婆呼喚孫兒，有何分付？太太道：我請你進來，別無所事。因有一言與你商量，只是你要依的。匡胤道：外婆有甚話講？孫兒無有不依。太太道：我兒，只因你母舅尚未有子，止有表妹，年當十五，意欲招你爲婿。你莫要違了他的美意。匡胤道：原來如此，只是孫兒有過了親事，外婆所知，怎敢再屈表妹？太太道：你這孩子，原來是個胡塗，你難道不曉得？皇帝家有三宮六院，富貴家有一妻二妾，何況於你？這是你母舅母愛你，故把表妹相許，他到肯了。你



倒不肯。匡亂道：非是孫兒敢於違命。一則不得父母之命。二則軍務在身。怎敢及於私事。但蒙二位大人錯愛。且待班師之日。稟過了父母。然後下聘。褚氏猶恐走脫了這個皇帝女婿。即便說道：甥舅至親。等什麼父母之命。誰耐煩到班師之時。外婆做主。也不消甚麼聘禮。你只消留下一物爲定。便是無改無更的了。匡亂道：舅母雖如此說。但甥兒奉旨提兵。身伴並無一物。奈何。褚氏聽說。把眼兒望着匡亂周身的駿見。匡亂身上有一個玉鴛鴦。即便伸手過去。摘了下來。執在手中。一看。說道：就是他罷。杜麗容該有西宮

之福。又值褚氏有心配他。自然易於玉成其事也。有詩爲証。

偶然農睡現真龍。

觸起三更夢裏容。

意決心專成作合。

姻緣何論水山重。

當下匡亂辭別了外婆舅母。同杜二公出來至廳上。與李通周霸相見了。李通分付安排早飯。大家用了。然後點闡人馬。選了五千精兵。跟隨匡亂下山。其餘不願去的。都在山上。仍舊守把巡邏。其山寨事務。交與褚氏掌管。李通分撥已定。便同周霸。杜二公。領了五千人馬。隨匡亂一齊下山。來至大營。合兵一處。共

有一萬六千人馬。三將又與鄭恩、二董各各相見。匡  
亂傳令放炮起行。大軍竟望潼關大路而來。此言慢  
表。却說高行周自從滑州回兵。到了潼關。心神不定。  
帶病在身。終日在帥府靜養。公子懷德侍奉伏事。寸  
步不離。一應大小政務。悉委副帥岳元福掌管。當時  
不上三個月日。得報郭威兵破汴梁。逼死漢主。已經  
踐位東京。更改年號。高行周聞了此報。默然不語。又  
過了幾日。周主詔書頒行天下。凡是外鎮諸侯。皆要  
上表稱臣。加官進祿。若有抗違不遵旨意。卽以謀逆  
定罪。高行周看了詔書。心中火起。怒髮冲冠。罵一聲

老賊。你弑逆君上。篡奪天位。身負瀾天大罪。還敢放  
肆。藐視天下諸侯。你富貴眼前。罵名萬代。我高行周  
受了漢主爵祿。不能與主報讎。已爲不忠。怎敢改變  
初心。稱臣於篡賊。有玷我乎昔威名。高行周說到此  
處。不覺怒氣填胸。登時發暈。老夫人與公子見了。心  
下着忙。卽便兩下攙扶住了。急令了鬟取湯水灌下。  
高行周暈去有半個時辰。方纔漸漸甦醒。長歎一聲。  
說道。我欲兵上東京。與主報讎。怎奈劉主洪福已盡。  
老賊當興。恐不能扭轉天心。徒然損將折兵。終爲無  
補。如我不去討賊。不惟遺笑于天下諸侯。又恐日後

史筆流傳說我高行周枉爲一世之英雄畏刀避箭尸位素餐既不能與主報讎復不能盡忠死節豈是爲臣之理左思右想總然想不出半籌計策此時心神昏曠主意全無只得和衣睡在榻上閉目凝思彼時又過了幾日忽然想道我高行周總是無能到了這個時勢還要想什麼計尋什麼策既是食人之祿但當盡已之心纔是做臣子的道理但吾盡吾心理土該當只孩兒懷德他尙年幼况未受職如何也叫他遭其無辜我不如打發他母子回轉山東務農過日也可延高氏一脉一則全了吾威名大節二則不

致覆滅宗嗣主意已定開口叫聲懷德爲父的食了漢主之祿雖君不在理該爲國守土但天意已定也不必說了總之有死而已只是你未受君恩在此無益你可收拾行裝同你母親回到山東祖基居住自耕自食也可過日日後倘得你兄弟回來須是和睦友愛孝養汝母以盡天年就如事爲父無異了原來高行周所生二子長名懷德次爲懷亮那懷亮自幼失散未見踪跡當時懷德稟道爹爹既要保守潼關爲漢主復讎孩兒理當在此添助一臂之力怎麼倒叫孩兒同了母親回歸鄉井起來况爹爹抱病未痊

尚宜調養。若孩兒去了，誰人侍奉。在爹爹未免舉目無親。於孩兒失了父子之分。此事恐有未便。還請爹爹三思。行周道：吾兒你言雖有理，但大義未明。皆由你年幼未學之故。爲父的爲君守土，乃爲盡忠。汝爲子的，不背父言，便是大孝。今我病雖未痊，諫無妨害。卽如郭威料他也不敢提兵犯境，自取敗亡。我意已定。汝不必多言。快須收拾前去。懷德見父意已決，不敢有違。只得收拾行裝，備下車馬。次日辭別了行周，出帥府上路。夫人乘車，懷德坐馬。母子二人仁望山東進發。按下不提。單說高行周自從打發他母子去

後，又過了幾日。這日正在後堂悶坐，打算保土復讎之策。忽聽關外砲响連天。早有探子報進府來，啓帥爺：今有周主差點人馬來征潼關，現在城外安營。請令定奪。高行周聽報，默然不語。想那周主那有能人，並無戰將，與此無益之兵，自討其死。分付左右賞了探子，回歸汜地。不一時，連有兩次報進府來。只激得高行周咬牙切齒，怒目揚眉，指定了汴梁，罵一聲郭威的篡賊。你安敢欺我有病，發兵前來犯我城郭。藐我英名。常言道：虎瘦雄心在。老賊啊，你此翻錯認定盤星，打算差了主意。只怕你整兵而出，片甲無回。遂

傳令出去。關上添兵把守。晝夜巡邏。不許懈怠。又要多備灰糝石子。防他攻城。待計議定了。出兵殺賊。中軍官答應一聲。領兵去了。高行周又差探事人。暗暗出城打聽。那領兵的是何人。叫甚名字。探事人得命潛出城去。打聽明白。進城已是天晚。忙進帥府回稟。道：「啓元帥。那領兵官本身尚無官職。乃是漢主殿前都指揮趙宏殷的大公子。名叫匡胤。打探的確。謹來稟復。」高行周聽了領兵的是趙匡胤。不覺吃了一驚。那高行周乃當世一員虎將。出兵會陣。不知見過了多少能人。怎麼今日聽了趙匡胤領兵。便心內吃驚。

只因高行周又有一件絕技。甚是驚人。乃是麻衣神相。少年時熟習其法。研究精微。不拘誰人。經他看過。便曉得生來壽夭。一世榮枯。相法如神。從無不准之理。又是與趙宏殷同爲一殿之臣。也曾見過匡胤。看他有帝皇之福。具大貴之相。所以聞了他領兵。心下吃驚。當時發遣探事人。出去之後。悶坐後堂。低頭思想。若是別人領兵。那裏在我心上。誰知是他前來。他命大福長。與他會陣。必有損將折兵之禍。斷難取勝。這般看來。果是天意該當滅我。所以領兵的遇了大貴之人。正值我患病不能征戰。如之奈何。短歎長吁。

並無一策到了晚上秉燭進房睡卧不安心神撩亂  
側耳聽那更鼓正打三更披衣起來步出房門至天  
井中擡頭觀看天象只見明星朗朗正照周營自家  
主星慘淡無光搖搖欲墜心中一驚氣往上冲被那  
金風逼體冷汗淋身不覺一時眼昏頭暈站立不住  
急將身軀靠在欄杆之上靜息片時方纔心定神安  
便叫答應的人攙扶進房眠在軟榻之上閉目靜養  
正是

運至人欽吾

時哀我懼人

我非真懼彼

彼自有驚人

却說匡亂人馬到了潼關安下營寨準備次日交戰  
不想連過了十日並不見城中發出一兵一將心下  
甚是疑惑打發細作人暗暗的往四處探聽恐高行  
周暗調人馬出城安排姦計細作打聽的實回報各  
處都無動靜匡亂方始安心欲要選兵攻打無奈路  
窄難行徒然費力因這潼關乃是陝西河南山西三  
省交界之地路道狹窄不便攻圍所以叫做雞鳴三  
省金斗潼關一人把守萬夫難入乃是一個險要的  
去處匡亂見攻打不便又不見高行周出城會戰心  
中焦燥起來便罵道苗光義這牛鼻子的道人在

王府中。憑般胡言亂語。說我運至時來。逢凶化吉。又說我兵上潼關。便能戰勝。怎麼到此。已有十餘日。不見高行周的兵馬出來。這不是他隨口謊言。騙人之局麼。鄭恩道。二哥。你不要性急。那口靈的苗先生。算來絲毫見都是有准。樂子極歡喜他。怎麼你却罵他。你且安心等待他幾日。自然還你應驗。匡胤道。三弟。你便不知事勢。這行兵之道。貴乎神速。若遷延時日。不惟我兵懈怠。且使賊人設策。必敗之理也。如何等待得他。鄭恩道。樂子也不管等他。不等他。只勸你看管人馬。酒也有得哈。肉也有得喫。樂子和你趁這機

會。便多住幾時。却不快活。只管要想回去。做甚。你若回去。只怕那個郭彥威。驅毬入的。又要殺你哩。匡胤道。你莫要說這歇話。爲今之計。須當打暈與他會戰。或者上天默佑。便可成功。但高行周閉關不出。延挨時日。倘我兵糧草不繼。那時如何處置。必須罵他出來。方好交戰。鄭恩道。二哥。你要高行周出來。這也不難。樂子自有方法。匡胤道。兄弟。你有甚方法。可使高行周出來。會我。鄭恩道。二哥。你難道忘了麼。前日野雞林。叫韓通的法兒。虧了樂子。一頓的痛罵。纔得這驅毬入的出來。今日叫高行周。也要用此法兒。自然

他出來會你。匡胤道：既如此，卽煩賢弟走一遭便好。鄭恩笑道：這箇自然。這法兒除了樂子，別個也做不來。說罷，提了酸棗棍，跨上一匹黑色馬，奔至關下。高聲叫罵關上守把的軍士見了。飛風報進帥府，那高行周止因心下憂疑，病體沉重，不能領兵出敵，只得分付軍士用心守把，莫去理他，且待病愈，然後計議出兵。因此鄭恩在關外叫罵了一日，並無動靜。空自回營，一連罵了四五日，關上只不理他。有高行周手下的將士見主帥病勢沉重，不理軍情，關外周兵又是辱罵討戰，人人害怕，个个驚慌。卽忙使人報進帥

府。高行周不覺雄心猛烈，火性高冲，大叫一聲，氣殺吾也。分付左右，傳點開門，便要領兵出去會戰。有分叫計謀百出，難回已去之天心。力勇萬夫，怎敵當來之兵勢。正是：

空存守土勤王志

應起捐軀報國心

畢竟高行周怎的會戰，且聽下回分解。

報火起，見火光。張看火龍吞吐火焰，回看紅光，仍像火光。說出多少火話，寫成無數火書。幾疑火勢燭天，文章灰燼。而乃忽接一場夢話，頓使炎烈清涼。夫乃知夢境非真，火容都假。回光返



照心地澄清等量齊觀子虛烏有矣作者設夢  
於火後其意顧不深歟。

高行周矯矯虎臣世所共悉故英名首著於寶  
雞威勢復張於滑邑其爲無敵而見畏於人也  
非一朝一夕矣而以未經疆場之趙匡胤臨之  
雖英武拔萃鮮有不爲先聲之所敗北者如是  
而命斃沙場則必如苗光義之言身死潼關焉  
能打得貧道腿筋也矣苟或倖免則必又如王  
朴之言兩罪俱發總不出陛下之算也矣則匡  
胤之爲匡胤不已險之至而危之甚哉然而人

事有利鍾之機天道妙轉移之理王者不死之  
爲何而肯以應世之姿蹈諸不測之境也哉故  
行周而不疾則匡胤危矣且行周而疾之未甚  
則匡胤仍危矣懷德而不去則匡胤險矣且懷  
德而去之未久則匡胤仍險矣乃行周疾矣疾  
之已甚矣懷德去矣去之已久矣一旦兵從天  
降將至據邊則行周險之至而危之甚者矣大  
行周而險之至而危之甚則行周死而匡胤不  
死矣此則人事利鍾之機也此則天道轉移之  
用也其幾微之所以相去者特毫髮之間耳。

精明馬前課。熟習麻衣相。行周本領也。而乃課以決自己之生死。相以鏡別人之榮枯。且觀象已見主宿之不明。憶往已知來人之大貴。疾以纏身。坐以待斃。都是天心所致。人事難移。且於王朴之算苗訓之詞。均有合也。

